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 
第二十九回 故友相逢知恩報德 小人挾仇以德報怨

話說高國泰撿起來伸手一看，原來是兩匹緞子。借著皓月當空，打開一看，上面有興隆緞店四字。李四明說：“那兩匹緞子，還不是咱們本地餘杭縣的字號。我們餘杭縣有兩家綢緞店，字號是天成永順。這興隆緞店不知在哪裏？”高國泰說：“咱們在這裏站著，等等有人來找好給他。要是本人丟得起，還不要緊，倘如是家人替主人辦事，一丟了，可就有性命之憂。”那二人在此等候多時，不見有人來找。李四明說：“天也不早了，你我回去罷。待明日有人找，說對了，就給他；沒人找，我們四門貼起告白，也不算瞞味這東西。”高國泰說：“我今天理該去見兒王成璧。我拿錢出來買東西，並換銀子，他還待我回去吃酒。我因為丟了銀子，纔要尋死。今我不回去，恐他多疑。”李四明說：“兄長先同我回家，然後再派家人去給他送信，明天你我弟兄再回拜。”說著話，兩個人向前走。來到西門李四明的住宅門首，大門虛掩，推門進去。高國泰見二門外有西房三間，屋中燈光閃爍。高國泰說：“今天天已晚了，明天我再至裏面，我們就在這屋中坐罷。”李四明說：“這三間房，被我租出去，我倒可不要房錢。因為我常不在家，再招一家街坊，彼此皆有照應了。”高國泰點頭，來至二門叫門，裏面出來一個婆子，開了門一看：“大爺回來了。”李四明說：“你進去告訴你主母，就提我恩兄高國泰來了。”老媽進去不多時，聽裏面說：“有請。”二人纔來至裏面上房，見屋中倒也乾淨。裏面何氏出來，見了高國泰行完了禮。李四明告訴婆子：“給收拾幾樣菜，我們弟兄兩個，到東配房去吃酒。”兩個人來至東配房，在燈光之下，又把兩匹緞子打開一看。李四明說：“兩匹緞子倒是真真寶藍的顏色，祇不知這興隆緞店的字號在哪裏？明天咱們四門貼上告白條，要有人來找，說對了就給他。沒人找，合該你我每人做一件袍子穿。”高國泰說：“是，明日賢弟你要帶我去謝那王成璧大哥。若不是他救了我，我早已在九泉之下。那位朋友倒是一位忠正誠信之人，篤實仁厚，大有君子之風，同我一見如故，我心中甚為感念，良友頗不易得。”李四明說：“好，明日我同兄長去見見那個朋友。”二人吃完酒安息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天明起來，二人淨面吃茶，祇聽外面有人叫道：“李四明，你家住著一位高國泰嗎？”連聲叩門。二人站起來，到了外面，門開了一看，門口站兩個頭役，帶著四個夥計，頭戴青布英翎帽，身穿青布襯衫，腰扣皮廷帶，足下穿著窄腰快靴，個個手拿鐵尺木棍。這兩個頭兒，一位叫金陵壽，一位叫董世昌。一見高國泰道：“朋友，你姓高叫國泰罷？”高國泰說：“不錯，二位怎樣呢？”那頭兒一抖鐵鎖，把高國泰鎖上。李四明走來一攔，把李四明也鎖上了，拉住說：“進院搜賊。”到裏院各屋一找，由東屋找出那兩匹緞子來。李四明二人問：“頭兒，你二人因甚麼事把我二人鎖上？”金頭說：“這裏有一張票子，是我們本縣老爺派我們來急速拘鎖，我二人無故也不敢誤鎖良民，誣良擔不了。你二人作的事，自己也知道，尚來問我們嗎？”那些頭役說：“拉著走，休要多說。到了衙門，你們就知道了。”立刻拉著二人，抱了二匹緞子，到了縣衙班房之中坐下。

此時老爺迎官接差未回，候至日色西斜之時，老爺方回衙署之內，立刻傳伺候升堂。三班人役喊堂威，站班伺候。壯班管的是護堂施威；皂班管的是排衙打點；快班管的是行簽叫票，捕盜捉賊。三班各有所司之事。老爺姓武名兆奎，乃是科甲出身，自到任以來，斷事如神，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，真正治的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今日升堂，吩咐：“來，帶差事！”祇聽下面有人說：“殷家渡搶奪緞店，明火執仗，刀傷事主，搶緞子五十匹，銀子一千兩，賊首高國泰，窩主李四明拿來。”“哦。”兩旁一喊堂威，立刻帶上高國泰、李四明。二人跪下，口稱：“老爺在上，生員高國泰叩頭。”“小的李四明叩首。”老爺在上面一看，祇見高國泰文質彬彬，品貌端正，五官清秀，面不帶兇煞之氣，遂問道：“高國泰，汝等在殷家渡搶奪緞店，明火執仗，同伙共有多少人？搶去緞匹歸於何處？講！”高國泰說：“老父臺在上，生員乃讀書之人，不知殷家渡搶奪緞店之故。至於明火執仗，生員一切不知。”老爺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“呔，抄手問事，萬不肯應。來，拉下去，給我打！”高國泰說：“老父臺且息怒，生員有下情上達。殷家渡明火執仗，刀傷事主，生員實不知情，要嚴刑拷打，就是叫我認謀反之事，生員也不認。”老爺說：“據我看來，你這廝必是久貫為賊之人。既是搶緞店你不知情，因何這兩匹緞子在你手？”高國泰說：“生員昨日晚在城外撿的。我本打算今日四門貼帖，如有人來找，生員必還他。不料老父臺把生員傳來，這是一派真情實話。”

老爺把那兩匹緞子拿在手中一看，吩咐：“帶興隆緞店守鋪王海。”不多時，祇見由外面上來一人，年約五旬以外，五官豐滿，面帶忠厚，跪下給老爺叩首。老爺叫差人：“把二匹緞子拿下去，看是你鋪中賣出的，是賊人搶了去的？事關重大，不可混含。”王海拿過去一看，說：“老爺，這兩匹緞子，是賊人明明搶了去的。”老爺一聽，問：“你怎麼知道是被賊人搶了去的？有甚麼憑證？”王海說：“回老爺，有憑證。在小的鋪子內，架子上的貨，就有興隆緞店。沒有我們鋪中的圖記兌印，要是有人上我們那裏買的緞子，臨買好之時，單有一個兌印，圖記是篆字：生財有道。這緞子上沒有兌印，故此知道是賊人搶去的。”老爺吩咐下去，高國泰跪在一旁聽的明白。老爺說：“高國泰，你可曾聽見了麼？給我上挾棍，挾起來再問。”高國泰說：“老父臺的明見，生員這兩匹緞子實是拾的。就是賊人搶了去，也許遺失，被生員拾著。老父臺說生員明火執仗，有何憑證？可以考核。”老爺一聽勃然大怒，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“你這廝分明是老賊，竟敢在本縣面前如此刁猾，你還說本縣把你判屈了。”吩咐左右“把見證帶上來”。高國泰一聽有見證，嚇的面上失色。

祇見從旁邊帶上一個來。高國泰一看，並不認得。祇見此人有二十餘歲，頭戴青布頭巾，身被青布小夾襖，青中衣，白襪青鞋，面皮微白，白中帶青，兩道門雞眉，一雙顴口眼，蒜頭鼻子，薄片嘴，窄腦門，撇太陽，長脖子，大額落素。李四明一看認得，原來是同院的街坊姓冷行二，外號叫冷不防，住李四明外頭院三間房，平時與李四明借貸不遂，他懷恨在心。冷二就是人口兩個過日子，他養不了他媳婦，他媳婦去給人家傭工做活，他一個人在家終日盤算，可恨李四明有錢不借給他。那天晚上，他正在屋中著煩，聽李四明的家中請人。冷不防想：“李四明平時未在家內請過朋友，莫非有甚麼事？”他暗中偷聽，請的是高國泰，李四明同了進去。冷二站在二門一聽，聽四明說拾這個兩匹緞子，是興隆店的，沒人找，我們二人做兩件袍子。冷二聽的明白，心中想：“我聽說興隆緞店在殷家渡，前次鬧明火執仗，此案尚未拿著。我明日到衙門去，給他貼一貼膏藥，就說他是窩主。李四明真是可恨，發此大財，我去借幾吊錢都不借，叫他知道我的厲害！假使我再借錢，他就不敢不借給我了。”因此他第二天一早，奔縣公署來，問：“哪位頭該班？”有人答話：“是金陵壽金頭的該班。”冷二進來說：“金頭，殷家渡明火執仗這案，你們辦著沒有？”金頭說：“沒辦著。”冷二說：“我們院裏房東李四明，他窩藏汪洋大盜，昨天有賊首高國泰住在他家，兩個人商酌一夜，我聽的明白，特地前來送個信息。”金頭一聽說：“好哇，我帶你見見我們老爺罷。”叫人往裏回話，老爺立刻升堂，帶上冷二回話。冷二上來跪下說：“老爺，小的住的李四明的房子，常見有形跡可疑之人從他家出入。昨夜晚間，有賊首高國泰在他家裏，訴說殷家渡的明火執仗，刀傷事主。我合房東並無冤仇，怕老爺訪知小的有知情不報，縱賊脫逃之罪。”老爺吩咐先把冷二帶下去，派金陵壽、董世昌把高國泰、李四明一並鎖拿到案，及二人一到，說帶見證，便把冷二帶上來。

不知如何判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